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專題研究)

伊斯蘭化藏胞研究

服務機關：蒙藏委員會
出國人 職 稱：調查員
姓 名：楊莒妤
出國地區：美 國
出國期間：88.8.26-89.2.25
報告日期：90.6.28

序 言

在一般普羅大眾的既定印象裡，西藏是個佛教鼎盛，佛法廣被的香格里拉，地勢崢嶸高峻，氣候暑酷冬寒，深湛穹蒼下映照喇嘛們虔誠崇敬的行儀，無論是緘默寂靜的觀想打坐，慷慨激越的辯經交鋒，求來生勝於今世繁華的質樸樂天，逐水草而行與畜共生的豪邁牧民，在藏區的每一處角落悠然地幕升幕落頻頻上演，透過世界各地探險家的行腳，獵艷者的敏銳鏡頭，西藏風情萬種的面紗及清淨無求的空靈，在揮別人云亦云的口頭傳播及文字抒發的想像空間外，生動詳實的聲光影音強力傳送下，披露真象的寫實報導加速了朝覲者的步伐，布達拉宮及達賴喇嘛喇成爲西藏的精神圖騰與時勢代言人，追尋原汁原味西藏文化的愛好者，絡繹不絕於前進西藏的道路上。

民國八十四年六月是我在蒙藏委員會服務的第一個夏天，由於業務項目之一爲辦理接運海外藏胞回國接受職技訓練，是年從印度喀什米爾接運第廿三梯次電腦職技訓練班六名回國，之後又陸續自海外接運當地青年回台接受職業技術、專業人才、升大學等訓練，或許是我大學與研究所的專業背景，使我對伊斯蘭文化在中國與中亞的發展，一往情深，念念不忘，也由於了解伊斯蘭文化，使我在接觸受訓學員時，少了那層破解文化符碼的隔閡和藩籬，因此建立融洽而真摯的友誼，也促使我興起探索與挖掘西藏穆斯林的文化變遷與歷史發展，進而對我的工作領域有所回饋。

身處於行政工作與學術研究之間掙扎與拉距的人，都會有一種跟時間賽跑的急迫感，或恨不能三頭六臂的無奈，而我得幸於長官的厚愛與栽培，讓我能暫離工作崗位，全心投入專題研究的工作，在此非常感謝錢主任祕書世英的鞭策和鼓勵，徐代理處長桂香的照拂，陳參事又新的提攜，藏事處同仁的玉成與辛勞，尼瑪才仁先生的熱心協

助，均使我銘感五內。

在我為申請學校不果而憂心如焚時，印第安那大學(Bloomington Campus)中歐亞烏拉阿爾泰研究所(Central Eurasian Ulanic Studies)的費爾曼所長(Director Willian Fierman)及時捎來邀請函，發揮臨門一腳的作用，尤為關鍵，所長特別助理 Mr. Scott Feickert 熱心周到，行事迅速確實，值得學習。史伯嶺教授(Prof. Elliot Sperling)對我愛護有加，不但允許我旁聽「西藏與西方(Tibet and the West)」課程，殷切垂詢，授業解惑，更不時邀請我至小西藏(Little Tibet)餐館，品嚐西藏美食，還為我引介大陸藏藉訪問學者宗喀先生(Yongdrol Tsongkha)，為我的研究工作和資料探路及把脈，Ilf School of Theology 的 Dr. Jose I. Cabezon 不吝透過電子郵件給我指引，印第安那大學的西藏研究素孚眾望，師長們的學術功力與風範，更令我印象深刻。

我的研究所指導教授劉義棠老師也慈愛地捎來信函，特別叮嚀在美發展的二位兒子，於我有所請託求助時，傾力支援協助，使我無限感激。而兄姊與妹妹們對父母與家裡的照料，讓我無後顧之憂，多謝他們代我分擔家庭的責任，也包括父親住院開刀時的照護工作。

曾經我也做過留學夢，但這個念頭隨著就讀研究所和順利進入公務體系就業而打消，當然學留生涯的酸甜苦辣，只能藉由書籍和電影隔靴搔癢一番，在一次偶然的緣份下我認識智瑁和靚明，他們在印大攻讀教育和資訊課程，當三羊(楊)齊聚時，笑聲總時圍繞著我們，有一次他倆為排遣我的孤寂，特意驅車接我去購物，我們並囑超市人員將物品放入紙袋，特別將法國麵包豎起，活靈活現地模仿美式購物樂，煞是有趣，當然耶誕節大餐也是靠智瑁的巧手，讓我大飽口福，此外溫聖澤、沈弘毅也是惠我良多的好朋友。

Meghan MacKrell, Idil Tunçer, Micah Aki 和 David Bell 是我意外結成的朋友團，也是我見識美國生活文化的觸腳，我們總是在課餘之暇參加活動，Meghan 研究愛沙尼亞語言，對阿富汗食物獨有癖好，Idil 來自土耳其有一張聰慧而自信的臉龐，她拿政府獎學金來美求學，Micah 是夏威夷的半土著，據說祖父早期自中國大陸移民該地，他投身軍旅後重返校園，總是孜孜不倦。David 對西藏情有獨鍾，在取得宗教及哲學雙料博士學位後，對西藏研究興致勃勃，在我異域孤獨的時光中，給予我精神上豐沛的支持及生活上細心的呵護，撫慰我未諳異國生活的挫折；此外 Satoko Kawase 及 Siti 也展現熱忱的友誼。

如果研究題目與命定也牽得上機緣，我會投它一票，若干年前不經意購買的《世界境域志》，居然在這個節骨眼上派上用場，一九八九年三月走訪克什米爾，純屬慕名朝聖兼探望朋友的心情下出發，達爾湖浪漫漪麗的湖光山色，在初春乍暖還寒的料峭中顯然蕭瑟，戒備森嚴的工事路障，瀰漫著一觸即發的緊繃，西藏卡基重返原鄉的心路歷程，映照著刻骨銘心的流亡情節，原鄉成爲另一種寄人籬下的形式。去（89）年八月上旬趁著隨同中學教師蒙藏地區參訪團出差的機緣，踏上平均海拔四千公尺以上的青藏高原，瞻仰神馳久仰的布達拉宮與羅布林卡等寺院宮園，我未皈依佛教不懂儀軌，卻戒慎虔誠宛如心靈淨化與救贖洗禮，氛圍如是，入境隨俗，隨緣自在吧！

忍著高山症的摧折和磨苦，在症狀舒緩減輕時，迫不及待走訪拉薩三座清真寺，搶在離藏之前的短暫午后，完成拉薩市區清真寺的訪談和拍攝工作，即使受苦於昏眩虛弱，精神上的雀喜和歡欣，卻可後來居上，大幅領先，紅景天的效力頓時失色。

這篇告報的確千呼萬喚，姍姍來遲，泰半爲我的部分堅持和等

待，爲此增添同事困擾及麻煩，實感不安與歉意。由於西藏穆斯林教育的資料有限，我則多處引用馬光耀先生的文章，雖竭力蒐羅相關資料充實內容，佐證敘述，然疏漏之處，必有所在，盼前輩先進不吝指教，以匡不逮。

摘 要

西藏的穆斯林被大致分為卡基（Ka-che）與甲卡基（Gay Ka-che），卡基這個名稱源自於 Kha-che-yul，即喀什米爾（Kashmir），也是西藏卡基的祖源地，而甲卡基又被稱為回回，是藏人對漢回的稱呼方式，他們是來自西藏鄰近的陝西、甘肅、青海、四川及雲南等省份的回族，在西藏落戶定居而形成的群體。

他們信仰伊斯蘭，但語言、文化、風俗及飲食上對西藏文化的吸納和認同，在西藏社會佔有一定的地位和比重。伊斯蘭化是一種全面的生活型態，筆者藉由探討西藏穆斯林的祖源歷史、伊斯蘭在克什米爾及拉達克的傳播、西藏卡基的遷徙之路、克什米爾西藏卡基的重建工作、西藏穆斯林的教育、西藏穆斯林的生活風貌及蒙藏委員會對海外西藏穆斯林的服務等面向，看伊斯蘭化藏胞及西藏穆斯林的文化變遷與現今困境，期望能對此一主題提出研究建議與觀察。

目 次

一、研究目的.....	7
二、西藏穆斯林的祖源歷史.....	8
三、伊斯蘭在克什米爾及拉達克的傳播.....	14
四、十八世紀末以迄西藏的穆斯林概況.....	17
五、一九五九年後西藏卡基的遷徙之路.....	18
六、克什米爾西藏卡基的重建工作.....	21
七、西藏穆斯林的教育.....	22
八、西藏穆斯林的生活風貌.....	24
九、蒙藏委員會對海外西藏穆斯林的服務.....	31
十、結語與建議.....	36
參考書目：.....	47
表一、蒙藏委員會接運海外西藏穆斯林青年回國職訓統計表.....	32
表二、蒙藏委員會接運海外西藏穆斯林青年回國職訓人員名單... ..	32
表三、蒙藏委員會接運海外西藏穆斯林回國升大學統計表.....	35
附錄一：西藏及克什米爾地區西藏穆斯林與清真寺照片.....	38
附錄二：蒙藏委員會發給海外優秀藏生獎助學金作業要點.....	45

伊斯蘭化藏胞研究

研究目的

西藏的穆斯林被大致分為卡基（Ka-che）與甲卡基（Gay Ka-che），卡基這個名稱源自於 Kha-che-yul 即克什米爾（Kashmir），也是西藏卡基的祖源地¹，而甲卡基又被稱為回回，是藏人對漢回的稱呼方式，他們是來自西藏鄰近的陝西、甘肅、青海、四川及雲南等省份的回族，在西藏落戶定居而形成的群體。在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有關於西藏卡基的記載²，而成書於公元九八二至九八三年的伊斯蘭史料《世界境域志》中不僅對西藏的地理方位、自然資源及物產種類加以描述，對拉薩地區也有著墨，並明確指出當地有座清真寺，穆斯林居住其間³，在民族分類上卡基和甲卡基現今均被定位為回族，一度被視為此區境內的唯一少數民族⁴。

據一九八二年的人口普查回族人口為七百廿一萬九千三百五十餘人，其中分布在西藏自治區的僅為一千七百七十多人⁵，但是依據《中國民族統計年鑒 1997》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鑒 1999》顯示，回族人口已增長為八百六十一萬二千零一人⁶，但未明列西藏自治區

¹ Marc Gaborieau, "Powers and Authority of Sufis Among the Kashmiri Muslims in Tibet," *The Tibet Journal*, Vol. XX, No. 3, 1995, p.21. 對於卡基的解釋，另一種說法認為「卡基」一詞來自人名，是一群被稱為卡基的波斯和卓（Persian Khwaja），他們受人敬重而富有，而且經拉達克（Ladak）或印度其他大城而自克什米爾入境西藏。不過這種說法的接受度不高。

² 依據王沂暖、上官劍鑾合譯的《格薩爾王傳—卡切玉宗之部》（甘肅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前言中表示，《卡切玉宗之部》的漢譯本是根據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藏文本譯成的，該部鉛印本是四川甘孜州德格地區木刻本的翻版，文體風格屬於說唱體，敘述及唱詞兼具，全書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是卡切入侵，中篇為英雄怒吼，下篇則是降伏卡切，全書主要描述卡切國尺丹王性格殘暴，發兵侵略白嶺國，迫使白嶺國王格薩爾王英勇反抗，在兩軍無數次浴血激戰下，格薩爾王贏得最後勝利。「卡切」一辭是藏族對克什米爾的稱呼，從廣義上說，藏族也用這個名稱來稱呼信仰伊斯蘭教的所有穆斯林。

³ V. Minorsky tran. *Hudud al-'Alan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Karachi: Indus Publications, 1980, p.p.92-93. 該書形容拉薩寺廟林立，神像隨處可見。

⁴ Lowell Thomas, JR. *Out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Himalayas to Forbidden Tibet*, New York: the Graystone press, 1950, p.182.

⁵ 吳從眾《西藏境內的門巴族、珞巴族和回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89年，頁65。

⁶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經濟司、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中國民族統計年鑒 1997》，民族出版社，1997，頁299。上述人口統計數字沿用一九九〇年人口普查人數。

回族分布人口。雖然中國大陸第五次人口普查報告剛出爐，全中國大陸總人口逾十二億六千萬人⁷，西藏自治區人口為二百六十二萬人⁸，但自治區內回族人口統計數字尚未公布⁹，因此西藏穆斯林最新人口尚無從得知。

西藏穆斯林的形成本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歷程，它存在西藏主流佛教的文化氛圍和社會型態中，凸顯了西藏社會「大同小異」與「兼容並蓄」的特色，西藏穆斯林追逐商業利益或承受戰後命運，進入西藏，以拉薩、日喀則、澤當與通商大衢為停留據點，與藏族女子通婚後在西藏安身定命，吸納藏族文化，融入藏族社會，進而扮演西藏優美文化的延續和傳播的角色，透過探討西藏穆斯林的伊斯蘭發展和西藏婦女的伊斯蘭化，使我們能更深一層了解西藏卡基的過去和現在，對他們的處境付予更深刻的關懷。

西藏穆斯林祖源歷史

在拉薩的穆斯林被劃分為二個群體，一為河湟林卡基(Ho-pa ling Ka-che)，一為拉薩卡基(Lhasa Ka-che)，後者又可細分為拉達克巴(Ladak-pa)及斯里克巴(Sirig-pa)¹⁰，也有部分來自尼泊爾¹¹，兩種群體的差異在於河湟林為漢回，以屠宰為業¹²，另一群體則由印度穆斯林組成，他們成員中絕大部分是來自克什米爾，以經商貿易為主業。西藏穆斯林主要分佈於拉薩(Lhasa)，日喀則(Shigatse)，澤當

⁷ 《人民日報海外版》，二〇〇一年三月廿九日，<http://www.snweb.com>。

⁸ 《人民日報》，二〇〇一年四月三日，<http://www.snweb.com>。

⁹ 《人民日報》，二〇〇一年四月三日，<http://www.snweb.com>。西藏自治區中藏族為 241.11 萬人，佔 92.2%，漢族人口為 15.53 萬人，佔 5.9%；其他少數民族人口為 4.99 萬，佔 1.9%。

¹⁰ H.R.H. Prince Peter of Greece and Denmark L.L.D., C. B., "The Moslems of Central Tibet,"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Vol. XXXIX, July-Oct. 1952, p.234. 作者認為 Sirig-pa 即為錫克(Sikh)的訛音，即追溯渠等祖源地區。

¹¹ Abdul Ghani Sheik, "Tibetan Muslims," *The Moslem World*, XIX (19), New York: Kaus Reprint Corporation, 1929 p.86.

¹² David Snellgrove & Hugh Richards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8. p.203.除了漢回從事屠宰業，拉達克穆斯林亦廣泛分布於西藏西部，在五世達

(Tsetang)，拉孜 (Lha-tse dzong)、止貢 (Dri-kung) 及昌都等地，仍以西藏首府拉薩為主要居住中心。

西藏卡基的祖源歷史大致可追溯下列幾種來源；一、在五世達賴喇嘛時代，向印度蒙兀兒王朝徵引國事顧問，因此引進一定數目的穆斯林人口進入王廷，二、也是在五世達賴時代為誇耀其為世界至高無上的統治者，並刻意營造萬邦來朝的強盛景觀，讓世界各地人民覲見，因此造成穆斯林人口進入拉薩，首先是由一位波斯人打前鋒，隨後其他穆斯林相繼由印度進入西藏。三、穆斯林由印度比哈省或克什米爾經拉達克等地以經商為目的進入西藏，起初他們的人數非常少，隨時移進，逐漸茁壯為今日的團體規模。

河湟林穆斯林的祖源，一說相傳在七世紀時藏王松贊幹布時代迎娶唐朝文成公主時，穆斯林隨文成公主成親隊伍而入藏。另一說則較具故事性，相傳穆斯林因隨唐朝大臣入藏而定居於拉薩，傳下血胤，此一故事與尋找六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有關，內容頗具戲劇性。據說六世達賴喇嘛在前往北京之前，即意識到此生將無法返回西藏，而將以另一形式出現，就在他可能轉世的屋子裡放了些白米，稍後一群人自拉薩趕抵此屋，發現一孩童手持方巾，其中放置白米，無加熱狀態下自動沸煮，並自稱為達賴喇嘛，渠等頗為驚異，消息很快傳到中原，一位官員偕同來自甘肅、雲南及四川地區的穆斯林一同前往西藏以判真偽，而這些隨行的穆斯林在拉薩落戶生根，繁衍後代，成為當今大昭寺 (Jokhom) 附近八廓街 (Bakhor) 河湟林穆斯林人口的重要成員¹³，在一般的藏人口中稱呼他們為回族，與西北各省地區回族具有極親近之關係或血源。

依《中國回族大辭典》的記載，據傳公元十一世紀左右即有穆斯

賴喇嘛時代，一部分穆斯林團體開始在拉薩定居，大多數人從事貿易，少部人也擔任屠夫。

¹³ Price Peter, "The Moslems of Central Tibet," p.p.239-240.

林進入西藏，隨著各民族之間的互相往來，居住在陝西、甘肅、青海地區和克什米爾經商傳教為主的穆斯林，跨越山川河流抵達雪域高原，遂與當地藏族通婚，形成西藏回族，亦有其他民族皈依伊斯蘭教，逐漸演化為回族的成員，故西藏有近百分之八十的回族具有藏族血統¹⁴。

關於卡基林卡（又稱為甘達崗，Kendang-gang 或 rGyang mda' khang）的形成和由來，據說在十七世紀時有一位居住於拉薩的阿訇慣於當地偏遠高丘進行祈禱，五世達賴喇嘛（Ngwang Lozang Gyatso, 1617-1682）獲悉他每日虔誠俯地禮拜，並召喚他至駐地問話，阿訇表示他的祈禱行為完全是根據宗教教義而來，由於拉薩地區並無清真寺，所以只能在遠離市區的山丘上進行禮拜，五世達賴喇嘛因此將鄰近高丘的土地賞賜給他，範圍以朝四面八方射出之弓箭所及之地，則盡為其使用，這塊賜予的土地被稱為甘達崗，意思即為飛箭所及之區，它也成為第一座清真寺及清真墓園之址所在¹⁵。另一說法相傳於公元七世紀時，一位來自克什米爾的伊斯蘭傳教士向五輩達賴喇嘛辭行，欲往他處，達賴喇嘛問明其離開西藏的原因，被這位傳教士對伊斯蘭教義的忠誠所感動，於是派人在落多橋一帶「射箭賜地」，安置穆斯林定居下來，院區四周綠樹成蔭，花木扶疏，是當地穆斯林從事宗教活動的主要場所之一¹⁶。

五世達賴喇嘛早期曾強力驅使他人皈依信仰他所屬的噶魯派（Gelupa），但對其他教派宣揚宗教寬容，他不但在一六四五年重修達賴喇嘛冬宮－布達拉宮（Potala），一六二四年在位時首批歐洲人橫

¹⁴ 楊惠云 《中國回族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頁 382。

¹⁵ Jose Ignacio Cabezon, "Islam in the Tibetan Cultural Sphere," in Gray Henry, ed. *Islam in Tibet*, p.17. 另外筆者在訪談卡基林卡的伊瑪目阿布都哈林姆（Abdul Haleem）關於卡基林卡由來時，也獲得同樣的解釋和說法。

¹⁶ 吳建偉（主編）《中國清真寺綜覽》，寧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月，第一版，頁 302。

越喜瑪拉雅山脈進入西部西藏¹⁷，五世達賴喇嘛對西藏穆斯林實施寬容政治，給予他們享受若干特權待遇¹⁸，諸如下列各點：

- 一、依據伊斯蘭教法 (Shariat / شريعة) 穆斯林享有獨立處理教民事務的權力，西藏噶廈政府准予穆斯林社群選舉五人委員會，被稱為「Ponj」，其中再推選出一名領袖，稱為「Ponj Gonpa」。
- 二、在拉薩及其他城市自由開設商舖行號，免除稅賦。
- 三、在佛教徒聖月齋戒葷食的期間，穆斯林們仍然可以大啖羊肉¹⁹，不受禁令約束。
- 四、西藏每年度高僧巡城祈福時，穆斯林得享免脫帽的權力。
- 五、受邀出席參加西藏重要盛會，如達賴喇嘛坐床大典。

西藏穆斯林群體各有一名領袖主導群體事務並向西藏政府負責，河湟林的領袖稱為 Ho-pa ling Pöm-po (亦為 Ponj Gonpa)，頭銜來自於農業部 (So-nam Lā-kung)，卡基領袖的頭銜來自財政部 (Tsi-kang Lā-kung)，兩者的區分在於河湟林是以戰俘的身份來自鄰近省分，被農業部接管為農區勞工，拉薩卡基則是早期即與財政部商業往來的貿易商人²⁰。

這些特權自五世達賴喇嘛特許恩賜以來，一直沿襲至一九五九年才停止，中共入藏時，西藏卡基在拉薩的社會待遇是非常寬大優待的，在二十世紀初期，卡基代表曾前往英國駐拉薩官員處，以渠等來自拉達克或克什米爾的背景，要求享有治外法權，因為拉達克和克什

¹⁷ Triloki Nath Sharma, "The Predicament of Lhasa Muslims in Tibet," in Syed Z. Abedin, ed.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10-1, Jan. 1989, p.21. 首批進藏的歐洲人士為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 Antonio Andrade 和 Manuel Margues 二人。

¹⁸ Nasood Butt, "Muslims of Tibet", at <http://www.tibet.com/muslim/tibetan-muslim.htm>.

¹⁹ Abu Bakr Amiruddin Tibetti Noori, "Tibbat Aut Tibbatke Musalman (Tibet and Tibet's Muslims)," Srinagar, 1979.

²⁰ H.R.H. Prince Peter of Greece and Denmark LL.D., C. B., "The moslems of central Tibet," p.236.

米爾等地區均為英屬印度的一部分，這些請求看來不甚合理，因為他們在西藏的生活處境已享有諸多便利和禮遇²¹，沒有提出此項要求的必要，卡基要求這項特權或許與渠等游走西藏、克什米爾、拉達克、印度的商業行為，尋求更多的身份保障與法律自由度，以便在西藏社會的生存獲得更多的便利與利益。

而《西藏評論》的作者札西慈仁（Tashi Tsering）則主張穆斯林定居於西藏則應追溯到十二世紀²²，然而達賴喇嘛在一份針對西藏穆斯林為主題的出版物中指出，西藏穆斯林的起源發生在十四世紀，當時的克什米爾及鄰近地區成為周邊國家覬覦的對象，阿富汗人及突厥民族不斷經由克什米爾向肥沃富饒的恆河河谷侵略，連年兵災，民不聊生，是為尋求宗教自由、信仰遠播、政治穩定、謀生有望，他們以商人之姿移居西藏²³。

據悉一九五二年拉薩有穆斯林三百五十戶，日喀則有一百五十戶，澤當有廿戶，另有少數穆斯林零星散佈在後兩處城市，以拉薩市為集中地，另外日喀則、昌都及山南等地亦有分布，一九九四年時全區有穆斯林三千餘人²⁴，僅拉薩市就有近四百戶，對西藏穆斯林的人口數目，除了一九九〇年的人口普查數字外，大部分的人口估算，只能概略臆測。

至於西藏境外的西藏穆斯林人數大約二千人²⁵，尼泊爾有廿至廿五戶，大吉嶺與噶倫堡地區五十戶，克什米爾地區約二百十戶，一千二百人，至於土耳其與阿拉伯國家約佔廿戶，不過實際數字難以估計。

²¹ F. Spencer Chapman, "Lhasa: The Holy Cit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38, p.96, 轉見 Triloki Nath Sharma, "The Predicament of Lhasa Muslims in Tibet," p.22.

²² Tashi Tsering, "The Advice of the Tibetan Muslim 'Phalu':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a Popular Buddhist / Islamic Literary Treatise," *Tibetan Review*, February 1988, p.10.

²³ "Special Report on Tibetan Muslim Refugees in Kashmir," *Tibetan Review*, May 1976, p.16.

²⁴ 馬光耀 「拉薩回民教育瑣議」，《西藏研究》，拉薩：西薩社會科學院，一九九四年，第三期，頁 51。

²⁵ Masood Butt, "Muslims in Tibet," at <http://www.tibet.com/muslim/tibet-muslim.htm>.

西藏的穆斯林均為遜尼派 (Sunnis / سني) 哈納菲 (Hanafis / حنفي) 追隨者，此地並無什葉派信徒，拉薩市有三個清真寺²⁶，一個位於拉薩市西郊的甘達崗 (Kendang-gang Linka)，也稱為拉薩清真小寺，由禮拜大殿、講堂、配房及淨水室等建築組成，園內有一處穆斯林墓園。一個稱為拉薩卡基清真寺 (Masjid Kache Lhasa / مسجد الكاظم لهاصة)，另一個位於城東稱為河堤林清真寺，也稱為拉薩清真大寺，據說這座清真寺是西藏薩迦主派掌權時期，運用維修大昭寺所剩建築材料所建造的²⁷。

西藏東部的昌都地區，位於瀾滄江上游染曲與昂曲匯流處，在一九九一年冬修復了一座小清真寺，稱昌都清真寺，這裡有穆斯林人口是鮮少人知的，據傳伊斯蘭教在清朝初期傳入昌都，主要是甘肅、青海一帶進入西藏的商旅，由於當地的穆斯林長期生活在藏區，交通不便又與內地接觸疏遠，遂逐漸藏化，昌都地區長期經商的外地穆斯林約二百人，在居民要求下才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底建成該寺，寺內能容納一百多人禮拜，殿門正中高懸「宏揚真教」的木雕漆金橫匾²⁸。

日喀則地區有兩座清真寺，澤當地區有一座清真寺，至於拉孜及止貢地區並無清真寺。河堤林清真寺建築屬中國式造型，其餘數座則皆屬西藏式或中東風格²⁹。

我們無法得知甲卡基何時首度定居於拉薩，根據大陸學者薛文波推測於一七六六年以前即有甲卡基的存在，因為當年首座清真寺在西藏建立³⁰，起初卡基與甲卡基共用一寺，後來卡基另建一專屬清真寺

²⁶ Abdul Ghani Sheik, "Tibetan Muslims," p.89.在此文中作者表示拉薩有四座清真寺，筆者走訪拉薩時，並未尋得第四座清真寺，而一般資料上僅記載拉薩有三座清真寺。

²⁷ 楊惠云 《中國回族大辭典》，頁 382。

²⁸ 吳建偉 (主編) 《中國清真寺綜覽》，頁 302-303。

²⁹ 依筆者去 (八十九) 年八月初造拜拉薩地區清真寺，拉薩卡基清真寺獲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富商慷慨捐款，再加上當地穆斯林集合部分資金，拆除舊式建築重新建造二層樓房之中東風格的清真寺，內部估計可容納三百餘人同時禮拜。

³⁰ 薛文波「拉薩回族」，《甘肅民族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二期，頁 72。轉見 Triloko Nath Sharma,

使用，拉薩清真大寺於一八二三年首度修繕，一八九〇年及一九六五年又分別加以整修³¹。若五世達賴喇嘛（1617-1682）賜卡基林卡給當時的阿匄並在園中建立清真寺為真，則該寺為西藏拉薩首座清真寺，至於何者才是西藏首座清真寺，此點還有討論空間。

在拉薩有兩座穆斯林專屬的墓園，一座是位在卡基林卡（Kendang-gang）內的園區，另一座則在距拉薩十五公里遠處的 Kygasha，Kendang-gang 是一個樹木蒼鬱的林園，是當地穆斯林休閒與節慶聚會的場所，墓園仍保有若干無名墓碑，據說這是入藏傳播伊斯蘭教的外來客安眠之地。至於 Kygasha 則專屬漢回埋葬的墓區³²。

伊斯蘭在克什米爾及拉達克的傳播

西藏伊斯蘭除藉由甲卡基自中國內地傳入外，另一個管道則是透過鄰近地區的印度克什米爾、拉達克或尼泊爾等地的穆斯林傳播，我們在討論西藏穆斯林的同時，很難忽略克什米爾或拉達克伊斯蘭化的原因和過程，因為這些地區形成的伊斯蘭氣候和氛圍，將伊斯蘭信仰幅射擴及西藏。

克什米爾地區的伊斯蘭發展早在十一世紀即已開始，當時的伊斯蘭屬伊思馬義派（Isma'ilis / اسماعيلي），而統治者延至十四世紀才信仰伊斯蘭，饒富趣味的是，當時克什米爾的穆斯林國王是一位藏族，名叫仁增（Rinchen），自征服克什米爾後更名為 Rainchen Sheh，歷經短暫執政後於一三二三年逝世，由他興建的清真寺及陵寢於一九〇九年被發現³³，他身故後舊勢力重掌政權，改皈伊斯蘭遜尼派。

“The Predicament of Lhasa Muslims in Tibet”, p.22.

³¹ Triloko Nath Sharma, “The Predicament of Lhasa Muslims in Tibet,” p.22.

³² Masood Butt, “Muslims of Tibet,” *Tibetan Bulletin*, Jan.-Feb. 1994, at <http://www.tibet.com/muslim/tibetan-muslim.htm>

³³ A.H. Francke, “Islam among the Tibetans,” *the Moslem World*, Vol. XIX, New York: Krouss Reprint Corporation, 1929, p.135.

十五世紀時克什米爾王阿丹汗（Adam Khan）首度對拉達克及西藏發動武力擴張，在不廢吹灰之力下，將普里（Purig）及拉達克人民盡納麾下，阿丹汗得以長驅直入西藏西部古格（Guge）地區，伊斯蘭在普里及拉達克地區發揮的影響，可從王公貴族間的名字察出端倪，他們會在佛教名字中穿插伊斯蘭教名，比方說拉達克國王的某位兒子名為壯巴阿里（Drung-pa Ali），推斷這個國王極可能與締結姻親關係³⁴，否則像阿里（Ali / علي）這樣的伊斯蘭教名，是不會出現在佛教徒身上。

然努阿比丁（Zain-ul-abidin）在阿丹汗之後繼位，他也曾對距離拉達克首府列城（Leh）八英里遠的 Shen 一地村落進行攻擊，並在當地有過短暫停留，在拉達克可以見到遜尼派最古老的清真寺，建築狹小不帶任何裝飾，可以確定是克什米爾王所興建。

十六世紀初葉拉達克和西藏的入侵威脅來自北方的鄰強，在米爾咱·海答兒（Mirza Haidar）的統率下，大軍以列城為基地分別向蘭斯卡（Zangskar）、普里、巴蒂斯坦（Baltistan）及拉薩進逼，他們以破除偶像崇拜的宗教聖戰為藉口，進行宣揚伊斯蘭版圖的擴張行為，蒙古大軍集中火力主攻巴蒂斯坦和普里的王公勢力，進階目標則是拉薩藏民，當軍隊轉回拉達克稍做喘息時，拉達克防衛軍及時給予迎頭痛擊，蒙古軍隊慘遭重創，攻勢受阻。雖然拉達克和蘭斯卡仍維持佛教信仰，但是伊斯蘭在普里及巴蒂斯坦卻開花結果。

十六世紀下半葉巴蒂斯坦出現氣勢強大的領導者阿里·米爾·者爾汗（Ali Mir Sher Khan / علي مير شير خان），他成為巴蒂斯坦地區的強勢共主，屬於伊斯蘭伊思馬義派，在他大力推動信仰，伊斯蘭有如風行草偃，他伺機攻打拉達克大獲全勝，拉達克國王因此淪為階下囚，拉

³⁴ A. H. Francke, "Islam among the Tibetans," p.135.

達克順勢進入巴蒂斯坦王的版圖勢力，他在巴蒂斯坦下令大肆破壞佛教寺院，搗毀神像，將典籍擲入河中，其時正值拉達克佛教晚期。

阿里·米爾·者爾汗的女兒卻因錯陽差與被囚的拉達克王相戀，在愛女的求情下，拉達克國王獲釋遣返，重回故里執政，與情人共結連理，據說拉達克王后終身篤信伊斯蘭，並於努布拉（Nubra）興建清真寺，而拉達克整體上仍是佛教風行的國度。

十七世紀中葉開始，不丹與西藏關係緊張。一六八一年拉達克王德雷南杰（Delek Ngangyel, 1675-1705 在位）派兵進攻古格、日土以支持與他同派的不丹竹巴噶舉法王，西藏的蒙藏聯軍遂出兵拉達克，一直攻打到列城以西的地方³⁵。伊斯蘭成功進佔拉達克，正當拉達克與蒙古軍隊陷入纏鬥時，拉達克遣使籲請印度蒙兀兒王沙·吉汗（Sheh Jahan / شیخ جهان）出兵救援解危，而沙·吉汗以拉達克必須皈依伊斯蘭為出兵條件交換，蒙兀兒軍隊與西藏狹路相逢，激戰而勝，拉達克國王信守承諾，履行約定，但是國王境內絕大多數人仍是佛教徒。前述和平協定還包括准許印度旁遮普地區的羊毛商享有貿易特權，可以自由往來兩地經商，部分商人甚至定居在列城，以信仰所要求興建清真寺，根據相關碑文顯示目前拉達克列城清真寺建於一〇七七年，屬於遜尼派（Sunni / سني）³⁶。

拉達克的伊斯蘭信仰之風由西向東吹拂，穆斯林商人是最忠實的傳教者，使信仰人口大幅成長的關鍵因素是透過通婚機制，穆斯林男子與拉達克佛教女子婚姻後代，被專稱為「Arghon」，Arghon 間互相結婚產生的後代仍稱 Arghon，因此 Arghon 人口在拉達克快速成長，幾與佛教人口不相上下³⁷。

³⁵ 房建昌 「西藏的回族及其清真寺考略—兼論伊斯蘭教在西藏的傳播及其影響」，《西藏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四期（總28期），頁106。

³⁶ A. H. Francke, "Islam among the Tibetans," p.138.

³⁷ A. H. Francke, "Islam among the Tibetans," p.139

十八世紀末以迄西藏的穆斯林概況

十八世紀末印度東印度公司的特涅爾（Captain Sumuel Turner）來到後藏首府日喀則時，發現遜尼派穆斯林與印度教等非藏傳佛教信徒三百人在當地，於是西元一八〇〇年特涅爾在出版《出使札什喇嘛西藏宮廷記》乙書中，提及當時穆斯林生活艱困，雖未言明區分穆斯林與印度教徒人口數，但由日喀則的地理位置推論，他們極可能是來自印度拉達克，因為該地區是遜尼派興盛之地，距日喀則較近，且西北地區穆斯林活動範圍集中拉薩，到日喀則的穆斯林不多。

一九〇三年英國軍醫瓦代爾（Waddell L.）來到西藏，一九〇五年出版《拉薩及其神祕》一書，其中有一幅拉薩全圖，地圖西邊有一座卡基清真寺，當時尼泊爾駐拉薩領事告訴他，拉薩有二百名左右來自拉達克或中國西部的穆斯林商人，瓦代爾隨行的苦力則是來自帕米爾巴蒂斯坦的穆斯林，瓦代爾認為在外表上他們與藏人很難區分，在街道上，到處可見來自拉達克、克什米爾纏白頭的穆斯林與突厥人，可見當時穆斯林在拉薩活動極為活躍與頻繁。

一九三六年英國察帕曼（F. Spencer Chapman）入藏，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聖城拉薩》中，述及當他與同伴一行前往拉薩時，有一名為古蘭·姆麥丁·穆罕默德（Gulam Maidin Mahommad / قلام ميدان محمد）和另一名為阿薩圖拉·穆罕默德（Asatuila Mahommad / أسات الله محمد），代表拉薩地區拉達克兩、三百名穆斯林，拜訪當地的英國官員（可能是英國東印度公司代表），要求比照拉薩的尼泊爾商人，享有一樣或更多的佔地權利，不過英國官員認為拉達克穆斯林在拉薩並未遭受到壓迫，這項要求沒有得到回應。

拉薩漢式的清真大寺裡，有一幅匾額上題「咸尊正教」四字，立匾年號為乾隆卅一年（1766），在拉薩回族墓碑中，已發現最早的碑

文為乾隆四十九年（1784），這顯示在此年代之前，漢地穆斯林已有不少進入西藏，他們多為隨清軍入藏的回民，從另二塊乾隆四十六年（1781）及道光十五年（1835）的匾額看來，制匾者分別為具有軍職身份的千總馬大雄及建武營外委密萬秀等人，可以得知清代歷次派駐西藏的清軍中，回民人數不少，他們可能是西藏穆斯林的主要來源之一。此外；清末駐藏官員中也有一些回民，安徽懷定的馬竹君即是一例³⁸。

民國時期西北軍閥馬步芳一心想打通與西藏的通商孔道，要求赴青海迎請十三輩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西藏高層，應允給予青海穆斯林商入藏許可，同時享有營業自由，減免稅款及特殊照顧的待遇，並曾在黑河地區與藏軍引發衝突。可見青藏貿易厚利可期，馬步芳千方百計想插足入藏貿易事業。

中共入藏初期，進藏大軍根據拉薩回族中通曉藏、漢語言的特點，吸收一群回族出任翻譯人員，並在入藏部隊中擔任藏語藏文的教學工作，成了入藏隊伍打入西藏社會的導師³⁹。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和自治區成立後的歷屆人大和政協委員中，也有回族的代表人物⁴⁰，傳達並爭取西藏回族人口的意見。

一九五九年西藏卡基遷徙之路：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一日中共人民解放進攻昌都，不旋踵間佔領該地，西藏政府曾請求聯合國加以援救，當時沒有一個相關國家願意公開討論此一議題，各國代表各提主張，英國代表聲稱西藏地位未明，美國代表指稱此事與印度利害關連，蘇聯提醒聯合國勿干涉中國內

³⁸房建昌 「西藏的回族及其清真寺考略—兼論伊斯蘭教在西藏的傳播及其影響」，頁 108-113。
本小節相關文字資料，係節錄引用房建昌先生該文章重點部分。

³⁹楊憲云 《中國回族大辭典》，頁 383。

⁴⁰吳從眾 《西藏境內的門巴族、珞巴族和回族》，頁 70。

政，印度僅表示希望此事能圓滿解決，這項議案在未經表決的情形下撤銷⁴¹，昌都被佔領的消息傳出後，達賴喇嘛及其政府人員逃至藏印邊界城市亞東（Yatung），在離開拉薩前，達賴喇嘛向昌都的解放軍將領傳達願雙方關係重修舊好的訊息，並派遣二個代表團前往北京，進行協商，雙方同意簽署「十七條協議」⁴²，達賴喇嘛重返拉薩。一九五一年中共解放軍進入拉薩，一九五四年部分卡基曾前往駐藏印度總領事館，請求該館敦促中共准許他們前往印度，中共以原則同意回復，但實際僅有極少數卡基獲准離境⁴³。

一九五九年西藏發生抗暴事件後，西藏卡基被視為印度間諜，處境日益艱難，當年齋戒月過後，以阿布都加尼（Abdul Ghani / عبد غني）為首的西藏卡基五人委員會（Ponj Gonpa）被以鼓惑穆斯林逃離西藏的罪名逮捕下獄⁴⁴。起初印度政府對西藏穆斯林的訴求十分冷淡，認為僅只持有詹姆（Jammu）及克什米爾永久居留權者、其往來印度極頻繁者及其父或母一方於印度出生者，為潛在的印度公民，到了一九五九年，印度政府態度大為逆轉，不僅發表聲明表示所有的西藏穆斯林均是印度國民，還並向他們廣發國籍申請表格⁴⁵，故自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四年間西藏穆斯林開始向印度、尼泊爾及其他國家遷移，他們行進的路線為由拉薩或日喀則出發，經過上（下）亞東、錫金（Sikkim）、仁布關卡（Rangpo）、提希塔關卡（Tishta）、噶倫堡（Kalimpong）、大吉嶺（Darjeeling），部分西藏穆斯林停留在後二

⁴¹ Triloko Nath Sharma, "The Predicament of Lhasa Muslims in Tibet," p.22.

⁴² 一九五一年五月廿三日中共與西藏代表簽訂該協議，其全稱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⁴³ Abu Bakr Amiruddin Tibetti Noori, "Tibbat Aut Tibbatke Musalman (Tibet and Tibet's Muslims)," p.p.164-165, see Triloko Nath Sharma, "The Predicament of Lhasa Muslims in Tibet," p.23.

⁴⁴ Yusuf Naik, "Memories of My Father, Abdul Ghani, in Tibet," *The Tibet Journal*, Vol. XX No. 3, 1995, p.33. 卡基五人委員會成員 Aziabi Shamu, Bani Abdul Ghani Laha, Rahapshe Hamidullah, Abdul Lahat, Haji Abdul Kadir Jami 和 Haji Abdul Ghani 等人被捕下獄後，音訊杳無，並於獄中陸續身亡。

⁴⁵ Masood Butt, "Muslims of Tibet", at <http://www.tibet.com/muslim/tibetan-muslim.htm>.

者地區營生，部分成員繼續經由西里古里（Siliguri）、新德里（New Delhi）轉往克什米爾夏季府首斯里那噶（Srinagar）定居，當地西藏穆斯林社區又可分為新、舊社區兩處，除斯里那噶一當建有西藏穆斯林社區外，其餘各處僅以零星散戶型態居住，舊社區位於依德噶（Idd-Gah），新社區位於巴當瓦利（Badan Wari / بدان واري），在噶倫堡費依祖拉·切斯提（Faizullah Chisti / فيز الله چستي）的奔走⁴⁶，不斷請求印度政府協助復員重建下，於一九八五年竣工後，社區內可容納一四四戶家庭。

其實西藏穆斯林的遷徙過程中，大部分人員經由錫金至噶倫堡停留，一部分成員即在噶倫堡、大吉嶺兩地停留下來不再繼續前進，另外一部分人員從噶倫堡返回錫金，於錫金落地生根，也有一部分人員往錫壘（Shillong）首府梅噶拉亞（Meghalaya）定居，還有一些人以新德里為落腳地，近四、五年不少西藏穆斯林轉往尼泊爾發展，以一貫優越的商業手腕在加德滿都（Kathmandu）營生，另深入拉達克落戶的人約有廿餘戶。但是有部分窮困的西藏穆斯林到了印度之後境遇十分堪憐，在一九六二年又重新返回拉薩定居⁴⁷。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三年間一些西藏穆斯林家戶陸續攜家帶眷移民至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定居，他們在當地憑中華民國護照僅取得沙烏地阿拉伯居留權，至今無法自由受僱工作。另有幾戶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間再移民至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在一九八七年左右獲得當地身份證，成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國民。

Prince Peter 於一九五二年曾對印度噶倫堡地區西藏穆斯林進行訪談，以假設性問題探詢當地西藏穆斯林在保有印度國籍重返中共統

⁴⁶ “Pictures of Lhasa-Khazis past and prest,” at <http://www.tibet.com/Muslim/tibmuslimpic.htm>

⁴⁷ Corneille Jest, “Kha-che and Gya-Kha-che, Muslim Communities in Lhasa (1990),” *The Tibet*

治下西藏入籍為藏胞，或放棄西藏身份權留在印度，幾乎每個人都選擇前者，並視西藏為原鄉之一。以 Prince Peter 訪問噶倫堡的時空背景來看，屬西藏穆斯林大舉遷徙潮發生之前，生存於西藏的政治環境尚未嚴重惡化，故調查結果呈現如此，但是他的報導人則是略有微詞的表示，西藏穆斯林每生育一名嬰孩，必須繳付藏幣 10 章卡⁴⁸（Tankha）給財政部（Tsi-kang Lā-Kung），被視為唯一不公平稅賦的歧視待遇，而 10 章卡的金額為數並不多，其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大肆破壞，拉薩清真寺及宗教圖書館也無法幸免，西藏穆斯林無力抵抗，只能任由紅衛兵佔據清真寺，穆斯林們被迫從事勞役，有人甚至被強迫餵豬或吃豬肉，文化大革命後，西藏情勢較為和緩，清真寺獲准重新開放，阿訇恢復宗教職務，穆斯林被准許開店營業，並在清真寺進行禮拜，文化大革命期間中斷的宗教活動，又得以重新進行⁴⁹。

克什米爾西藏卡基的重建工作

一九六一年約一千五百名西藏穆斯林從拉薩、日喀則及澤當等地遷徙至印度，他們大多居住於印度及尼泊爾的山區，特別是噶倫堡和大吉嶺等地，而克什米爾斯里那噶的 Idd-Gah 則是一處較大的西藏穆斯林難民社區⁵⁰，救助貧困難民的工作主要所在地的州政府來規劃，他們與一般西藏難民的不同，在於他們是以印度公民的身份進入印度，由於他們具有印度公民的身份，在進入印度前受到當時政治氣候

Journal, Vol. XX, No.3, p.10.

⁴⁸ 依據在台藏胞尼瑪才仁所述一九五〇年代左右，一塊銀元等於十五兩，一兩等於十角，一角相當於十分，而一個章卡等於二分。

⁴⁹ Triloko Nath Sharma, "The Predicament of Lhasa Muslims in Tibet," p.24.

⁵⁰ "Special Report on Tibetan Muslim Refugees in Kashmir," p.16. 西藏穆斯林先後移居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尼泊爾及印度等地，以尋求生存及謀生方式，當時斯里那噶的西藏穆斯林社區人口約計一千人強，一九七五年達賴喇嘛曾親赴克什米爾造拜當地西藏穆斯林，並向詹姆克什米爾首長尋求協助與捐款（印度盧比五萬）下，當地政府同意播劃土地供渠等興建房舍。

的禁制，所以重建計劃遭到刻意冷落和排擠。

他們的社區重建計劃分為五個項目進行；一、建立地氈編織廠，約一五〇名男女被送往印度達蘭莎拉（Dharamsala）的西藏手工藝中心接受為期六個月的技術訓練，訓練費用則由瑞士贊助。二、成立紡織中心。三、輔導家庭針織工作，約一四〇名婦女學習並組成針織技藝。四、成立平價合作社，讓社區居民以低價購買生活物資，同時將出售生產物品的收益，回饋及協助殘疾人士。五、籌建子弟小學，僅招收低年級學童就讀。這些重建計劃除了第一項外，其他項目尚未切實執行，但部分穆斯林婦女則利用家務之餘，針織毛衣等物品供家庭男性成員至市集販售。

西藏穆斯林的教育

每一座清真寺皆屬設經堂學校（*madrrasah / مدرسة*），由伊瑪目（*Imam / إمام*）教授孩童可蘭經（*al-Guran / قرآن*）、聖訓（*al-hadith / حديث*）及其他教材。河湟林經堂學校以漢語為教授工具，其他經堂學校則以藏語為授課工具。可蘭經本文為阿拉伯文，註解則為烏爾都文⁵¹（*Urdu*）所書。絕少數穆斯林諳烏爾都文及波斯文，僅伊瑪目通曉阿拉伯文並能流利閱讀可蘭經。

穆斯林子弟在完成清真寺裡的經堂教育後，部分學生在家庭的支持下轉赴青海、寧夏或印度地區繼續深造，在印度的伊斯蘭學府要以Deoband 的 Darul-Uloom、拉克諾（Lucknow）的 Nadwatul-Ulema 或新德里的 Jamia Millia Islamia 等學校較知名，Nadwatul-Ulema 一八七五年學報還提及二位外國學生，一為緬甸人，一為西藏人。至於 Jamia

⁵¹ 《中國大百科全書》（正體字版），第廿七卷語言文字，台北：錦繡出版事業，1994年8月，頁406。烏爾都語是巴基斯坦的官方語言，也是印度憲法承認的語言之一，屬印歐語系印度-伊朗語族的印度語支。公元八世紀穆斯林侵入南亞次大陸時，帶來了阿拉伯語、波斯語及土耳其語，另揉合北印度的方言，形成早期的烏爾都語，十一世紀穆斯林建都德里時，近代烏爾都語已基

Millia Islamia 則於一九四五年首度招收藏籍學生。

由於西藏與印度之間往來交通險阻艱難，學生負笈留學深造通常跟隨穆斯林隊商們一年一度的通商旅行至印度，不論步行或騎乘犁牛，行程往往耗時數月，一旦學生在印度入學，他們通常要等到學業完成後，才能踏上歸鄉路⁵²。

回顧西藏穆斯林的教育歷程也可端倪出西藏穆斯林人口的消長與變遷，可視為一種觀察當地穆斯林人口對西藏語文的學習與對伊斯蘭教的堅守與執著。拉薩穆斯林教育的起步是以清真寺中熟諳阿拉伯文、烏爾都文、波斯文、藏文及漢文的個別學者擔任教師，成立私塾再逐漸形成學校正式的教育型態，剛開始學者教授阿拉伯文，再教導信徒閱讀可蘭經，以此培養出的優秀學生，在寺中擔任阿訇的教職，繼續接替穆斯林教育事業，後來入寺接受教育的人數增加，為回應教民的需求，管理清真寺的執事便決定將個別成立，零星教學的私塾，全部集中至清真寺辦學，這是拉薩穆斯林學校的起源。清真寺將集中教學後的學生，分編成三個班⁵³，除了當地學生外，另有克什米爾學生在班。

學校經費來源主要由清真寺承擔，而清真寺的經費來源主要靠出租房屋所得，加上信徒捐獻的錢建立的基金，再從基金中撥出一部分作為教師的報酬，學生家長偶爾也會饋贈教師，總體而論，他們教受所得微薄，如果學生家境貧困，家長也可不作表示。

一九三九年拉薩成立國立拉薩小學，該校成立之後，市區的半日學堂和清真寺回民學校的學生全數轉進國立拉薩小學就讀，由於穆斯

本形成。

⁵² Masood Butt, "Muslims of Tibet", at <http://www.tibet.com/muslim/tibetan-muslim.htm>.

⁵³ 馬光輝 「拉薩回民教育瑣議」，頁 52。所謂分編三個班為大學班、中學班及小學班，這只是班級名稱及學生程度的區分，並非現行教育學制中所代表的意義，而且學生並無年齡限制，只要能負擔自行生活所需，即可入學。學生家庭經濟許可下，可自行贈送教師束脩。本文有關回民教育演變與發展主要參考馬光輝所撰之文。

林學生人數增加，學校還因此開設回文課程。中共進入西藏後，於一九五二年八月成立拉薩小學，將當時回民學校正式改爲拉薩小學分校，學生班級由二個班擴大成六個班，校方爲尊重穆斯林的宗教習慣，嚴禁所有漢族教師在清真寺內外食用豬肉，同時清真寺內作禮拜時，漢族教師不准進入寺內。

一九五六年由於新建校舍落成，拉薩小學分校遷入新校，正式改名爲拉薩市第二小學，由原來六個班增加到十二個班，同時招收藏族及回族學生。一九五六年拉薩中學成立，原來拉薩小學分校五年級以上的五十名畢業生進入拉薩中學就讀。一九五九年之後回族學生人數減少，回族學生被平均分編到一、二班。此後拉薩中學實行藏回族混合編班，開設課程完全相同。

一九八〇年在拉薩清真寺內又辦了拉薩市城關回民小學，將當時拉薩市各小學的大部分回族學生集中至該校接受教育，設有五個年級。一九八三年該校因教育管理及教學品質等原因而撤銷。一九九二年拉薩清真大寺回民管理委員會開辦成人夜校英語專業班，另有學齡前兒童班，學習回文、藏文和算術課程，經費由該管理委員會負擔。

現任 Kendang-gang Linga 的依瑪目阿布都哈林姆 (Abdul Haleem / عبد حليم) 親自教授園區內的卡基孩童古蘭經及聖訓，目前約有廿餘位兒童上課。筆者走訪甘達崗林卡 (Kendang-gang Linga) 時正巧遇上幾位穆斯林學童，平時在一般學校求學，閒暇時向依瑪目學習伊斯蘭經典。

西藏穆斯林的生活風貌

西藏卡基的維生方式多樣化，絕大部穆斯林以經商爲主，買賣商品種類繁多，包括批發織錦、地毯及由印度進口棉貨及紗織品，另有

牲口、酥油、麝香、綠松石、紅花、琥珀等物品⁵⁴，也有經營商舖、戲院⁵⁵，從中國內地輸入茶貨或歐美地區進口化粧品以供應西藏貴族婦女使用。近年來西藏與印度、尼泊爾邊境貿易隘口逐漸放寬，尼泊爾所製佛像、法器及女性飾品源源不斷輸入西藏，貨品精巧眾多，蔚為風潮，印度棉織品及影音製品亦有固定消費人口，也有一部分人開辦磨坊、當裁縫、經營飯館、從事市井生意、開墾菜園或飼養牲畜及販賣屠宰肉品⁵⁶，一九五一年代當地屠宰業因受地方只准牛肉的政策限制，除穆斯林擔任屠夫外，也有許多藏民從事⁵⁷，西藏穆斯林還精於縫製藏式服飾與帽子⁵⁸。

對拉達克的西藏穆斯林而言，當地的和卓家庭（Khowja / خوجوا）聲勢顯赫，其中哈吉·歐瑪爾·沙赫（Haji Umar Sheh / حاج عمر شيخ）定居於拉薩，他在拉薩及日喀則均配有土地，他的後代也定居在這兩個城市，和卓家庭非常具有影響力，與達賴喇嘛維持定期接觸，哈吉·歐瑪爾·沙赫的孫子和卓·沙拉吉丁（Kh. Saraj-ud-Din / خوجوا سراج الدين）及和卓·穆罕默德·阿斯噶爾（Kh. Mohmad Asghar / خوجوا محمد أسغار）擁有一種往來於拉達克與西藏的經商特權，而且是世代傳承延續⁵⁹，依據一六四七年間由西藏、蒙兀兒及拉達克三國間達成的協定，每三

⁵⁴ 依在台西藏穆斯林長者尼瑪才仁所述，當時居住在河湟林的穆斯林大多到游牧地區的玉樹、黑河（那曲）、下河等地做生意，牲口生意以犏牛、黃牛、綿羊、山羊、馬匹、騾子、駱駝等，並附帶毛皮生意，含牛皮、牛毛、牛尾、羊皮、羊毛、駱駝毛等，有時也兼做槍械、子彈及銀圓生意。商人在牧區收購上述牲口、毛皮後，再運送至拉薩地區銷售獲取利潤，有些商人不惜將商品遠送印度噶倫堡販售，藉以獲取更優厚的報酬，這些買賣項目都是中共入藏以前的事。

⁵⁵ Prince Peter, "The Muslims of Central Tibet," p.236. 以 Prince Peter 造訪拉薩當時，拉薩唯一的戲院由西藏穆斯林經營，尚有供應西藏貴族使用的昂貴化粧品。

⁵⁶ 馬光耀 「拉薩回民教育瑣談」，頁 51。

⁵⁷ 楊惠云 《中國回族大辭典》，頁 382。

⁵⁸ Bai Fazulla, "Lhasa-Khazis or Tibetan-Muslims," at <http://www.tibet.com/muslim/lhasa-kazis.htm>.

⁵⁹ Abdul Wahid Radhu, "Tibetan Caravans," in Gray Henry, ed. *Islam in Tibet*, Kentucky: Fons Vitae, 1997, p. 59. Abdul Wahid Radhu 的貴族世家在拉達克從事特許的壟斷的隊商事業，往來於拉達克、印度河上游河谷，並沿著雅魯藏布江河谷經日喀則到拉薩市區，全程需時三、四個月，運送之物除了買品外，還有大批的牲畜和其他貨品。Abdul Wahid Radhu 的堂兄弟 Ataulah Khwaja 因緣際會成為巴基斯坦（Pakistan）的外交官，曾任駐印度加爾各答、美國華盛頓特區等國家（"A Pakistani diplomat in Tibet?," see <http://www.tibet.com/muslim/diplomat.htm>）。

年進行一次的貿易隊商，稱做 Lopchag，他們代表克什米爾政府拜訪達賴喇嘛，在從拉達克首府列城（Leh）出發，翻越印度河上游分水嶺，將載運的貨物、禮品送至拉薩，這一段行程需歷時二個月方能抵達目的地，基於互惠原則，西藏隊商也會造訪拉達克。

一九五十年代初期時隊商的首領為阿不都拉沙赫（Abdullah Shah / عبد الله شيخ），他有阿克沙卡勒（Aksakal / أك سكل，即白鬚）之稱，這是突厥語，沿用稱呼於新疆喀什噶爾（Kashgar）、葉爾羌（Yarkand）、和闐（Khokand）地區的隊商首領，阿不都拉沙赫在日喀則及拉薩地區均有不少親戚，也在這些地區享有不少商業利益。一九五二年以後邊境貿易空間逐漸遭到壓縮。

西藏拉薩穆斯林的住宅建築及內部布置係按藏族習慣安排。外面以方石為牆，多為雙層樓房，同時兼具有外表美觀，結合堅固的雙重功能。地面多以石灰築成，光滑如水泥地，四面牆壁，少則一壁，多則兩壁，全鑲上玻璃，因此室內採光明亮，顯得十分寬敞。室內無床，地面鋪設毛毯，皆席地而睡⁶⁰。

西藏男性穆斯林的衣著形式與一般藏族男性相同，往來於藏印邊境地區的隊商服飾則與康區藏族有別，一般家居期間則戴有各式針織小帽與新疆地區穆斯林無異，遇有正式場合有以纏頭或披肩造型出現。女性穆斯林服飾與藏族女性一致，覆蓋有黑色或深色頭巾，但不遮蔽臉部，通常口才甚佳，擅於經商。

飲食習慣與當地藏族相同，食用糌粑、酥油茶、肉乾及鮮肉，含酒精性飲料則在禁用之列，吸菸時使用長管菸斗，饒富趣味。西藏拉薩穆斯林齋戒月時與其他方不太相同，他們白天嚴守教規守齋，夜間則集中到清真寺開齋，幾百名教徒從四處群聚在一起開齋，場面相當

⁶⁰ 房建昌 「西藏的回族及清真寺考略—兼論伊斯蘭教在西藏的傳播及其影響」，頁 113。

壯觀，每晚開齋的經費多由信徒的經濟狀況而定，富裕人家則爭相繳納，以獲得負擔齋戒食物的榮耀⁶¹，而開齋節當天，西藏卡基則準備豐富的食物歡度，藏式酥餅（Khab-sey）、炒米（Dresil）、酥油茶和饅頭則是不可或缺的應景食物。拉薩穆斯林的開齋節場面十分熱鬧，四面八方的穆斯林群聚一起開齋，經費原是自願捐獻，一九八八年開始，拉薩市政府每年齋月都會供應清真寺糧食⁶²，以為挹注。

而每當拉薩穆斯林歡度古爾邦節（`Id al-Qurban / عيد الأقران）及開齋節（`Id ul-Fitr / عيد الفطر）等伊斯蘭教重要慶典，拉薩的穆斯林都要休息慶賀，所以每逢節日拉薩穆斯林商店攤位休業時，拉薩街頭頓時由市聲鼎沸轉為寂靜冷清，可見穆斯林經商人口眾多，幾近掌握拉薩商業活動與經濟動脈。

海外的印度西藏穆斯林在慶祝古爾邦節時，也循例依俗準備藏式酥餅、炒米、核果及糖果款待客人，酥油茶是平時必備飲品，節慶時更不缺席，在達賴喇嘛西藏流亡組織衛生部任職的優瑟夫奈克（Yusuf Naik / يوسف نيك）認為對西藏穆斯林來說，伊斯蘭節慶（`Id / عيد）與藏曆新年（Losar）具有相同的意義，他們與藏胞一同慶祝新年，即便現居印度的西藏穆斯林擁有印度國民身份，他們仍舊眷戀舊西藏時的記憶，但對西藏穆斯林久居印度地區，與當地居民通婚與社會交流下，克什米爾文化逐漸涉入西藏穆斯林的情形感到憂心⁶³。

婚姻嫁娶的進行侷限於穆斯林團體內，由於穆斯林婦女的短缺，穆斯林男性得迎娶佛教婦女，但渠等須捨棄佛教改皈依伊斯蘭教為優先原則，一夫一妻為平常模式，一夫多妻的例子較少，至於一妻多夫為無例存在，離婚案例則更為稀少。於克什米爾的西藏卡基大都在當

⁶¹ 楊惠云 《中國回族大辭典》，頁 382。

⁶² 盧小飛 「佛教聖地的穆斯林」，《中國西藏》，一九九一年冬季號，頁十九。

⁶³ “Staunch Muslims, Tibetans at heart,” *Pratibha Chauhan Tribune News Service*, Dec. 5, 2000, at <http://www.tibet.com/Muslim/staunch-muslims.htm>.

地社群內通婚，或與大吉嶺、噶倫堡地區的卡基聯姻，由於通婚人數與對象有限，印度的西藏卡基社群彷彿形同姻親鏈結團體，彼此或多或少擁有親戚關係。

對全球穆斯林而言至聖城麥加 (Makkah / مكة) 朝覲是五功之一，也是畢生義務之一，他們至麥加朝覲的行程途先抵達孟買，當地有一代表團協助西藏穆斯林前往吉達 (Jiddah / جدة)，再至麥加，在麥加他們被視為印度穆斯林，與渠等溝通時使用烏爾都語。一九五七年及一九八四年的西藏穆斯林在中共西藏工委外事處的協助及補助下，至聖城麥加朝覲，他們搭乘專車直抵噶倫堡，再經加爾各答、孟買到吉達⁶⁴。

一八四六年法國傳教士古伯察 (Regis- Evariste Huc) 由蒙古地區旅行至西藏拉薩，並在當地停留二個月，其間對定居於拉薩的穆斯林有印象深刻的描述，他認為克什米爾人或原籍為克什米爾的穆斯林是繼來自不丹一帶的印度人之後，第二類人口較多的外來群體，穆斯林蓄大鬍子帶頭飾，服裝乾淨而華麗，行為持重莊嚴，相貌滿智慧和威嚴，他們的身份地位與雜居的下等人家形成鮮明對照，克什米爾人是拉薩最富裕的商人，他們開辦成衣、奢侈品和化粧品的店舖，也是銀幣的兌換人和金銀的經營商，也因為如此西藏的錢幣上鑄有法爾斯 (波斯文, Farsi/فارسی)，而且部分人每年前往加爾各答經商，因為克什米爾人才被允許越過邊境前往印度，同時西藏護衛隊伴送他們到喜瑪拉雅山腳，他們帶回來的貨物都是不大值錢如帶子、飾條、刀剪及五金製品的小東西，他們商店販售的各種棉織品及絲織品在拉薩銷量頗佳，這些織品貨物多經北京運來，進貨成本較加爾各答的貨物低廉。

克什米爾人在拉薩擁有一座清真寺，並嚴格遵守伊斯蘭教法，第

⁶⁴ 盧小飛 「佛教聖地的穆斯林」，頁十九。

一批到達拉薩的人都娶了藏族女子為妻，他們被迫放棄原有宗教，改皈依伊斯蘭教，他們只在這些人之間結親，如此一來，他們就在西藏的中心形成一個獨特的小民族，他們在一般情形下經濟富裕，勢力強大，大家在大街上都要避到路邊讓他們先行通過，每個人還伸出舌頭來向他們致意，表示尊重⁶⁵。

可見西藏穆斯林在西藏社會及經濟層面佔有重要的位階和份量，擅長經商的特殊秉賦，結合親屬網絡和禮遇特權，創造豐厚財富，形成相對封閉的富有階級與內婚群體，不但與西藏貴族保持和諧融洽的關係，一般市井小民也十分敬重他們，這種基本生活型態已延續幾世紀之久，也讓英國莫克洛菲於一八二六年假冒克什米爾人從拉達克進入拉薩，身穿穆斯林服裝，操法爾斯語在拉薩居住十二年而未被發覺，直到他又取道拉達克返回時，卻在阿里地區遭到土匪襲擊遇害，肇事者在西藏地方政府嚴格緝捕下落網，當莫克洛菲的部分遺物被找到後，其中有一套圖片和地圖⁶⁶，拉薩當局才知道他是英國人，而非

⁶⁵ 【法】古伯察（著）、耿昇（譯）《韃靼西藏旅行記》，中國藏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 502-505。古伯察（1813-1861）是法國入華傳教士，一八一三年六月一日出生於法國開魯斯，一八三九年三月廿四日離開法國遠到中國，於同年八月一日抵達澳門。又在一八四一年二月廿日離開澳門，於同年六月十七日到達當時直隸省赤峰市附近的黑水川西灣子的法國傳教區（當時法國的北京傳教區已被驅逐到那裡），古伯察神父於一八四四年八月三日在秦神父（Joseph Gabet，1808-1853）的陪同下，開始橫越中國的旅行，他耗時十八個月到達西藏首府拉薩，在拉薩居住二個月之後，駐藏大臣琦善奉清廷的命令予以驅逐，被解往四川，一八四六年三月十五日離開拉薩，歷經三個多月的旅行，在一八四六年六月初到達貴州，最後在同年十月中旬到達澳門，終於完成一八四一到一八四六年穿越中國的長途旅行，最後在一八六〇年三月廿五日去世，得年四十七歲。古伯察神父在一八四七年至一八四九年間在澳門寫成這部舉世著名的《韃靼西藏旅行記》，該書在一八五一年首次以法文在巴黎刊行，古伯察是第一個進入西藏的法國人，也是最早從西藏平安出來的幾個歐洲人之一，他與秦神父的這次旅行，本是為了傳播天主教，尤其希望進入佛教盛行的西藏宣教，他除了把自己親身經歷的重要事情記錄下來，更對沿途各民族，特別是蒙藏民族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山川風貌、社會經濟與驛站里程等內容都予以詳細記述，這是西方最早做此詳盡記載的人。

⁶⁶ 【法】古伯察（著）、耿昇（譯）《韃靼西藏旅行記》，頁 537，頁 563-564。莫克洛菲進入拉薩後買了幾群山羊和牛，委託給居住在拉薩附近山口的藏族牧民守牧，其則假藉視察牧群自由地在該區旅行，將旅途中的山川位置，地理景象，以繪畫及測繪成地圖，他並未學習藏語，並且謹慎地不與當地人建立任何關係，僅有一名自拉達克攜來的僕役尼桑，刻意地維護自身的隱密性，由於在阿里遇害後，尋獲的遺物地圖使得他的真實身份曝光，這個事件使清朝駐藏當局對地圖問題大起疑心，也對日後外國人士的入藏動機，大加盤查，特別關注是否描繪地圖乙節，古伯察一行人也同樣在地圖事情上，被加以檢查。

克什米爾人，可見當時克什米爾人定居於拉薩的群體，是相當平常而自由的事情，才給莫克洛菲隱匿身份的靈感和作為。

西藏穆斯林不但是伊斯蘭信仰的實踐者，也適切地融入西藏主體社會，對西藏與藏族深具認同，他們在西藏文學、音樂領域的貢獻廣受讚譽，而優美洗練的拉薩口語更是傳承藏語菁華⁶⁷。對西藏語言、文學和藝術貢獻卓著的知名穆斯林人士眾多，其中費祖烏拉（Fazulullah）最具聲望，他曾撰寫一本名為《Khachey Phalu'i rNamthar》的散文，在西藏及拉達克地區大受歡迎，他的散文內容在西藏日常生活的會話及討論中常被引用，英文版內容則由達瓦諾布（Dawa Norbu）譯成⁶⁸。

另據說廣受西藏人民喜愛與歡迎的古典音樂「囊瑪（Nangma）」，就是拜西藏穆斯林引入，囊瑪極可能是烏爾都語「那額瑪（Naghma）」一詞的訛音，原意為「歌曲」，這些高音調的歌曲，由阿恰伊札特（Acha Izzat）、拜阿克巴爾拉（Bhai Akbar-la）及歐蘭瑪希地（Oulam Mehid）等人成功詮釋，在拉薩風靡一時，幾乎人人琅琅上口⁶⁹。小提琴家拜莫希烏丁（Bhai Mohi-ud-Din）和吹笛手拜穆罕默德蒙兀爾（Bhai Mohmad Maghul）二人才藝精湛，廣受大眾好評，常被上流社會的達官顯貴延請到府演奏，他們也樂意為業餘愛好者示範教學⁷⁰。

西藏穆斯林以既融合又區隔的模式在西藏社會生存，穆斯林的婚禮宴會運作恰好是一個範例，他們會進行為期三天的藏式婚禮慶祝活

⁶⁷ “Tibetan Muslim Conference,” see <http://www.tibet.com/muslim/tibet-muslim-conf.htm/>, 達賴喇嘛西藏流亡組織會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於印度達蘭薩拉召開為期五天的西藏穆斯林大會，來自印度克什米爾（16人）、尼泊爾加德滿都（4人）及印度噶倫堡、大吉嶺（10人）等地區共卅名代表出席，流亡組織相關噶廈成員如Tashi Wandu 及 Prof. Samdhong Rinpoche 等人亦蒞臨致詞，其中 Prof. Samdhong Rinpoche 在會中除譴責中共摧毀西藏豐富文化外，亦盛揚西藏穆斯林保存了拉薩方言的純淨形式。

⁶⁸ 達瓦諾布將《Ka-che Pha-lu'i rNamthar》內容英譯，其書名為《Khache Phalu's Advice on the Art of Living》（Dharamsala: the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1993）。

⁶⁹ Masood Butt, “Muslims of Tibet,” *Tibetan Bulletin*, January-February 1914, at <http://www.tibet.com/muslim/tibetan-muslim.html>

動，但在宴會上謹守伊斯蘭教法滴酒不沾⁷¹。

蒙藏委員會對海外西藏穆斯林的服務

本會為推展海外藏事工作，服務廣大海外藏胞，在海外藏胞僑居人口眾多的印度、尼泊爾及沙烏地阿拉伯等地，分別輔導成立海外藏胞文教中心五處，其中沙烏地阿拉伯吉達及印度克什米爾西藏穆斯林文教中心分別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間及八十五年五月間成立，這兩處文教中心服務對象以西藏穆斯林為主。

沙烏地阿拉伯西藏穆斯林文教中心負責人馬建國（Muhammad Yusuf / محمد يوسف）原任本會海外藏事聯絡員，後因應本會海外藏事業務拓展而任該地文教中心主任，下屬二名職員協助處理中心行政事宜。克什米爾胞西藏穆斯林文教中心原任負責人為伊伯拉欣薛克（Ibrahim Sheik / ابراهيم شيخ），因年事已高，身體欠佳，於八十九年九月間請辭，遺缺由原中心祕書阿布都拉佳彌（Abdullah Jami / عبدالله جمى）於同年十月間接任，該中心行政事宜由社區成員義務支援，以協助本會推動當地各項服務與輔導工作。

本會為培養海外藏胞青年謀生技能，增加就業機會，改善生活情況，自民國七十二年起逐年接運海藏胞青年回國接受職業技術訓練，民國八十三年五月間自沙烏地阿拉伯接運西藏穆斯林青年二人，連同其他十七名來自印度、尼泊爾地區藏胞青年來台，接受電腦程式設計訓練，民國八十四年六月間本會首次接訓印度克什米爾西藏穆斯林青年六人來台，受訓類別亦為電腦程式設計，嗣後於民國八十三年至八十七年陸續接運克什米爾地區西藏穆斯林青年來台職訓，總計接運海外西藏穆斯林青年五十二人來台，佔總受訓人數四九四人次之百分之

⁷⁰ Abdul Ghani Sheikh, "Tibetan Muslims," p.86.

⁷¹ Bai Fazulla, "Lhasa-khazis or Tibetan-Muslims," at <http://www.tibet.com/muslim/lhasa-kazis.htm>.

十弱。

表一、蒙藏委員會接運海外西藏穆斯林青年回國職訓統計表

梯次	時 間	訓練類別	人數	僑居地
21	83/05/23－83/10/22	電腦程式設計	2	沙烏地阿拉伯
22	83/12/23－84/04/24	汽車修護及國語	5	沙烏地阿拉伯
23	84/06/22－84/12/21	電腦程式設計	6	印度克什米爾
24	85/02/07－85/06/06	汽車駕駛及修護	15	印度克什米爾
25	85/09/20－86/01/30	汽車駕駛及修護	16	印度克什米爾
26	87/02/21－87/06/16	汽車駕駛及修護	8	印度克什米爾
累計六梯次總計人數			52	

表二、蒙藏委員會接運海外西藏穆斯林青年回國職訓人員名單

梯次	編號	中 文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第 21 梯	一	馬沙武德	Masoud Ahmad Mohmad Ramzan
	二	阿不都沙力布迪亞	Abdul Salim Bhutia
第 22 梯	一	阿不都馬吉熱西	Abdul Hajid Reshee
	二	哈立德夏班	Khaled Bin Mohammed Shaaban
	三	安海漠	Ahmed Abdullah M. Ramzan Faio
	四	治都刺	Abdullah Hussein Aziz Abdul Helk
	五	穆罕默德	Mohammed Ismail
	一	哈菲祖拉薛克	Hafizulla Sheikh

第 23 梯	二	阿布都拉提夫	Abdul Latif
	三	沙吉德噶納	Sajid Ahmed Ganai
	四	謝基阿哈米加梅	Shakeel Ahmed Jami
	五	夏享達巴	Shaheen Dalpa
	六	伊夏阿哈米布特	Irshad Ahmad
第 24 梯	一	艾加慈阿罕穆德	Aijaz Ahmad Namoo
	二	卡林姆拉樂西	Karimullah Reshi
	三	慕徐塔格	Mushtaq Ahmad
	四	曼祖爾阿罕默德	Manzoor Ahmad Bhat
	五	穆罕默德阿不都拉	Mohd. Abdulla Chisti
	六	穆罕默德伊布拉欣	M. Ibrahim Wani
	七	費祖阿罕默德	Faiz Ahmad Khallo
	八	穆罕默德阿里	Mohd. Ali Wani
	九	阿布都拉卡林姆	Abdul Karim Butt
	十	阿不都阿吉茲	Abdul Aziz Falgroo
	十一	卡林姆拉	Karimullah
	十二	烏斯曼布特	Mohammed Usman Butt
	十三	歐瑪阿迪勒	Omar Adil Bhutia
	十四	塞依德阿罕默德	Sayeed Ahmed Butt
	十五	阿布都拉奈克	Abdullah Naik
第 25 梯	一	歐拜都拉	Obaidullah Sheikh
	二	塔藍坡	Mohd. Yousuf Tarampoo
	三	哈林姆	Abdul Halim Butt
	四	阿布都拉	Abdullah Butt
	五	伊布拉欣布特	Mohd. Ibrahim Butt
	六	希達亞都拉	Hidayadullah Bhat
	七	梭第格馬力克	Mohammed Siddique Malik
	八	依布拉興	Mohammad Ibrahim

	九	優蘇夫馬力克	Mohd. Yousuf Malik
	十	啓斯迪	Hafizulla Chisti
	十一	沙庫里	Mohd. Yahya Shakuli
	十二	哈斐祖拉	Hafizulla Sheik
	十三	塞伊得勾瓦	Mohmad Sayed Goowa
	十四	殷那亞圖拉	Inayatullah
	十五	拉失德瓦尼	Abdul Rashid Wani
	十六	拉蘇勒嘉奈	Ghulam Rasool Ganai
第 27 梯	一	優瑟夫達勒巴	Mohammad Yousuf Dalpa
	二	拉合曼	Abdul Rahman Trambo
	三	哈比布拉	Habibullah Bott
	四	依格巴勒	Zahid Iqbal Chisti
	五	薩里夫	Abdul Hafeez Zariief
	六	阿布都哈格	Abdul Haq Lone
	七	哈密德	Hamid Butt
	八	烏司曼	Mohmad Usman Naik

本會為培植海外優秀藏胞幹部，以直接聯繫服務海外藏胞鄉親，自民國七十七年起陸續接訓海外藏胞青年回國接受專業人才培訓計劃，自民國八十四年至八十六年間共接運四位海外西藏穆斯林青年回國⁷²，在台接受為期乙年之國語文、行政管理、電腦資訊與國情風俗等相關課程訓練，以便結訓後返回僑居地擔任溝通橋樑的角色，服務鄉親並提供海外藏情，以供本會業務參考。

至於經本會接運回國輔導升入大專院校就讀之海外藏生中，西藏穆斯林學生自民國八十年迄今（九十年），已有十二人，其讀就科系

⁷² 民國八十四年第九梯次專業人才培訓一人，訓期自 85 年 9 月 20 日至 86 年 6 月 30 日，八十六年第十梯次專業人才培訓三人，訓期自 86 年 11 月 11 日至 87 年 11 月 4 日，兩梯次學員均來自印度克什米爾。

類別涵蓋醫學、電腦資訊及外國語文等範疇。

表三、蒙藏委員會接運海外西藏穆斯林回國升大學統計表

時 間	人數	僑 居 地		備 註
		沙烏地阿拉伯	印度克什米爾	
民國 80 年	1	0	帕德瑪那瓦久	
民國 82 年	3	馬莎麗 馬成伯 阿罕米德	0	
民國 83 年	1	大五德	0	
民國 85 年	2	馬艾美	沙吉德	
民國 86 年	1	歐伯德	0	
民國 87 年	3	法哈德	塞伊德那瓦久 阿塞努拉噶羅	
民國 88 年	1	0	伊蘭姆	
總計人數	12	7	5	

除了上述接運海外西藏穆斯林青年回國職訓、專業培訓及升大學計劃外，本會依海外西藏穆斯林社區及社團申請事項，酌情核准當地社區重建、學校文教事業及伊斯蘭開齋節慶文化活動等補助事宜，此外民國八十八年間於克什米爾當地辦理車繡針織技術訓練，八十九年補助前開文教中心購置電腦及周邊設備，提昇當地青年學子對電腦技能之學習興趣與教學輔助，九十年度核准補助沙烏地阿拉伯西藏穆斯林進行車繡職技訓練，以增加當地青年謀生技能。

另本會為鼓勵海外就讀之優秀藏生努力向學，順利完成學業，特於八十二年訂定「蒙藏委員會發給海外優秀藏生獎助學金作業要點」，八十七年五月及今（九〇）年二月分別加以修正，申請組別依學程及學制分為三組，依次為大學及其以上組、高中組（十至十二年級）與高中以下組（十年級以下），獎助名額由原來五十八個名額，增加為七十六個名額，增加比例為百分之卅一，其中以增加就讀大學及其以上學生為重點，經審合格者每年發給美金壹佰元至壹仟元不等的金額，大學及其以上組別中沙烏地阿拉伯地區分配名額即佔二名，其他組別依該組申請人數多寡，酌情調整得獎名額。

結語與建議

西藏穆斯林不論卡基或甲卡基，均在西藏定居已久，他們從早期季節性商旅或戰敗俘虜進入西藏的寄居角色，逐漸轉化為西藏社會的一個階層，除了透過通婚機制，將西藏佛教婦女轉化為伊斯蘭信徒，使渠等進入伊斯蘭化的脈絡裡，擴大信仰人口，繁衍後代，也經過文化收納與融和，成為西藏文化傳承與保存的群體，尤其在拉薩方言、音樂與文學方面，最為亮眼。不再僅是屠夫的社會經濟功能，甚至銜接西藏社會上層貴族與下層百姓的交流橋樑，西藏穆斯林也被賦予獨特的殊榮和特權，得以充分自治並參與西藏政教盛會。

西藏穆斯林對西藏文化的認同深刻，即使西藏卡基的原鄉位於印度克什米爾、拉達克或尼泊爾，重回祖源地的西藏卡基對西藏仍懷有濃厚的鄉愁，在印、藏及尼、藏邊境貿易寬鬆時，他們得以重新踏上父祖輩熟悉又艱險的通商古道，這種認同也在西藏社會得到共鳴，西藏自治區的穆斯林被歸類為回族，是西藏社會「大同小異與兼容並蓄」的最佳典範，達賴喇嘛西藏流亡組織在照顧廣大流亡藏胞的同時，對海外西藏穆斯林也青睞有加，除協助興建社區，召開西藏穆斯林大會

外，也在所屬的西藏青年會下，另設專屬分支，以凝聚西藏穆斯林青年與群體的向心與認同，而在流亡組織內任職者，大有人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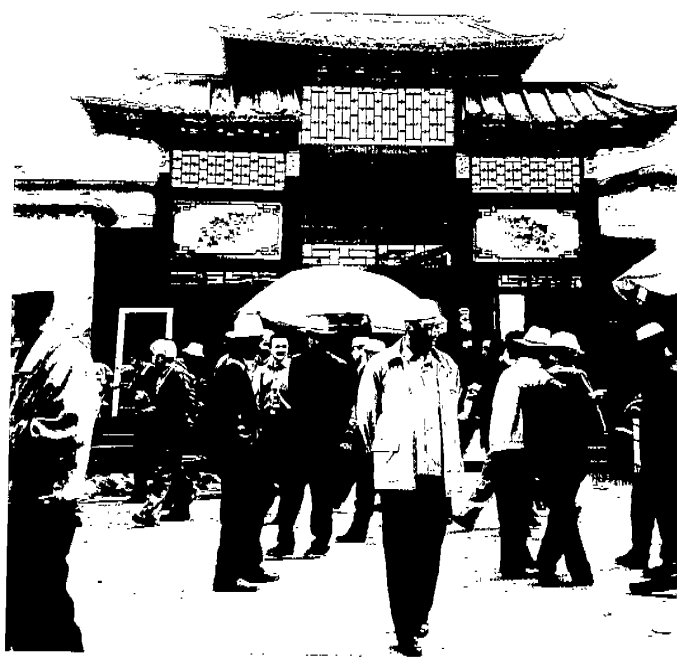
本會對海外西藏穆斯林的照顧和輔導更是不遺餘力，除提供海外穆斯林回國職訓、專業培訓、升入大學、獎助學金的機會外，對其社區重建、學校教育及文化活動事業亦加以補助與提昇，更在當地輔導成立海外西藏穆斯林文教中心，廣續推動海外西藏穆斯林的服務工作，今（90）年亦將於沙烏地阿拉伯吉達開辦職技訓練課程，這是繼八十八年度克什米爾西藏穆斯林青年車繡技藝訓練後，又一次針對海外西藏穆斯林的職訓計劃。

旅居沙烏地阿拉伯的西藏穆斯林得以取得我國護照並在當地長期居留，境況稍可寬慰，而克什米爾西藏穆斯林則飽受當地軍事衝突的威脅與肆虐，普遍處於「均貧」的窘況，除了蠅頭小利求得溫飽外，處境堪憐，這是大環境惡劣的懲罰分攤。印度大吉嶺、噶倫堡、尼泊爾等地的西藏穆斯林則以從事小資本買賣，生活差強人意。

基本上海外西藏穆斯林與外界社群的聯繫薄弱，他們或許對舊時代的西藏歲月，十分眷戀，也視西藏為故鄉之一，保有西藏飲食、服飾、音樂、語言及文學等優美文化，但是海外的藏胞社群對渠等存有明顯的族群界線和區隔，因此西藏穆斯林對外界的立場較為中立，接受外界的支援和協助，卻不輕易涉入政治立場，與廣大的藏胞人口相較，他們能獲得的關注和照顧，相對減少，本會在海外藏事業務執行上，也兼顧迫切與均衡原則，在輔導及照顧海內外藏胞時，對西藏穆斯林的扶持不遺餘力。期望大環境能漸入佳，讓阿拉的子民休養生息，並建請本會持續加以扶助與照顧，以期改善生活，繁榮族群。

附錄一：西藏及克什米爾地區西藏穆斯林與清真寺照片

位於拉薩八廓街附近西藏拉薩清真大寺的門坊（右），及其周圍販售牛羊肉品的商鋪（下）。



八廓街附近新建的拉薩卡基清真寺（上），充滿中東風格，室內陳設煥然一新（下），原舊有的建築被陳放在卡基林卡的空房內。





位於拉薩西郊的甘達崗
卡基林卡的入口（上），
園內有一處簡陋的清真
寺，供園內居住的少數
卡基祈禱之用（下）。





卡基林卡內的穆斯林墓園（上）內有不少墓碑，墓園裡雜草叢生，十分荒蕪。放假來訪親友的穆斯林小朋友（下）。



卡基林卡的依瑪目阿布都哈林姆（右圖，左一）在訪談後為我介紹林卡內的建築功能和歷史，依瑪目的太太（下）原為藏族，在結婚後皈依伊斯蘭，圖為依瑪目的屋外花園。





克什米爾西藏穆斯林社區，上為 Idd-Gah 西藏穆斯林舊社區，空間狹小擁擠，室內無衛浴設備，社區居民使用共同衛浴。為一九八五年完成的新社區（下），位於 Badan Hawa，建築材質及空間均較舊社區佳。





克什米爾西藏穆斯林的節慶應景食物中，少不了藏式饃饃（上）。筆者與來台接受職技訓練及專業培訓學員，趁慶祝古爾邦節至蒙兀兒花園踏青野餐。



附錄二：

蒙藏委員會發給海外優秀藏生獎助學金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台（八二）會藏字第一四〇七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廿九日台（八七）會藏字第八七〇〇〇〇二七四九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年二月廿三日台（九〇）會藏字第一二一六號修正

- 一、蒙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海外就讀之優秀藏生努力向學，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發給海外優秀藏生獎助學金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 二、旅居海外地區，就讀於各公、私立學校之藏生，得依本要點之規定向本會提出申請。
- 三、本會發給就讀大學以上之海外藏生獎助學金之規定如左：
 - （一）每年提供卅名名額獎助學金為限，每名發給獎助學金壹仟美元。
 - （二）本獎助學金發給之地區暨名額分配原則如下：
 - 1 印度：十六名。
 - 2 尼泊爾：八名。
 - 3 沙烏地阿拉伯：二名。
 - 4 其他地區：四名。
- 四、本會對就讀高中（十年級至十二年級）以下之海外藏生獎助學金，每學年發給一次，名額及金額規定如次：
 - （一）就讀高中藏生獎助學金一年發給一次，名額以廿六名為限，每名金額貳佰美元。
 - （二）高中（不含）以下之藏生，每學年以不超過廿名為限，每名金額訂為壹佰美元。
- 五、前二點所述各地區中之申請人如未足額時，其不足額或超額部分得由本會視年度預算暨其他地區申請情形而逕行調整。
- 六、申請本獎助學金者需檢附左列證件於限期內送本會審核。

- (一) 申請書。
 - (二) 前一學年之成績單(一年級新生需送最後一學期成績單。申請就讀高中以上獎助學金者，所附成績單如為影印本，需經校方蓋印證明)。
 - (三) 在學證明。
 - (四) 最近三個月半身脫帽照片三張。
 - (五) 委託領款授權書或撥款銀行帳戶說明書正本。
- 前項資料於每年四月底前送達本會(逾期不予受理)，獎助學金於審核後發給。

七、已領有本會其他補助之藏生，不得申領本獎助學金。

參考書目：

一、中文書籍及期刊：

《人民日報》(海外版)，二〇〇一年三月廿九日，

<http://www.snweb.com>.

《人民日報》，二〇〇一年四月三日，<http://www.snweb.com>.

《人民日報》，二〇〇一年四月三日，<http://www.snweb.com>.

《中國大百科全書》(正體字版)，第廿七卷語言文字，台北：錦繡出版事業，1994年8月。

王沂暖、上官劍璧(譯) 《格薩爾王傳—卡切玉宗之部》，甘肅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古伯察(著)、耿昇(譯) 《韃靼西藏旅行記》，中國藏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吳建偉(主編) 《中國清真寺綜覽》，寧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月，第一版，

吳從眾 《西藏境內的門巴族、珞巴族和回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89年。

房建昌 「西藏的回族及其清真寺考略—兼論伊斯蘭教在西藏的傳播及其影響」，《西藏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四期(總28期)。

馬光耀 「拉薩回民教育瑣議」，《西藏研究》，拉薩：西藏社會科學院，一九九四年，第三期，頁51。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經濟司、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 《中國民族統計年鑒1997》，民族出版社，1997，頁299。

楊惠云(主編) 《中國回族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

盧小飛 「佛教聖地的穆斯林」，《中國西藏》，一九九一年冬季號，

頁十九。

薛文波 「拉薩回族」，《甘肅民族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二、外文書籍及期刊

“Pictures of Lhasa-Khazis past and present,” at

<http://www.tibet.com/Muslim/tibmuslimpic.htm>

“Special Report on Tibetan Muslim Refugees in Kashmir,” *Tibetan Review*, May 1976.

“Staunch Muslims, Tibetans at heart,” Pratibha Chauhan Tribune NEWS Service, Dec. 5, 2000 at

<http://www.tibet.com/Muslim/staunch-muslims.htm>

”A Pakistani diplomat in Tibet?” at

<http://www.tibet.com/muslim/displomat.htm>

Abdul Ghani Sheik, “Tibetan Muslims,” *The Moslem World*, XIX (19), New York: Kaus Reprint Corporation, 1929.

Abdul Wahid Radhu, “Tibetan Caravans,” in Gray Henry, ed. *Islam in Tibet*, Kentucky: Fons Vitae, 1997.

Abu Bakr Amiruddin Tibetti Noori, “Tibbat Aut Tibbatke Musalman (Tibet and Tibet’s Muslims) ,” Srinagar, 1979.

Bai Fazulla, “Lhasa-khazis or Tibetan-Muslims,” at

<http://www.tibet.com/muslim/lhasa-kazis.htm>.

Cabezon, Jose Ignacio, “Islam in the Tibetan Cultural Sphere,” in Gray Henry, ed. *Islam in Tibet*,

Chapman, F. Spencer, *Lhasa: The Holy Cit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38.

Dawa Norbu tran., *Kache Phalu’s Advice on the Art of Living*,

Dharamsal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 Archives, 1993.

Francke, A.H., “Islam among the Tibetans,” *the Moslem World*, Vol. XIX,

- New York: Krous Reprint Corporation, 1929, p.135.
- Gaborieau, Marc, "Powers and Authority of Sufis Among the Kashmiri Muslims in Tibet," *The Tibet Journal*, Vol. XX, No. 3, 1995.
- H.R.H. Prince Peter of Greece and Denmark L.L.D., C. B., "The Moslems of Central Tibet,"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Vol. XXXIX, July-Oct. 1952.
- Jest, Corneille, "Kha-che and Gya-Kha-che, Muslim Communities in Lhasa (1990)," *The Tibet Journal*, Vol. XX, No.3, p.10.
- Lowell Thomas, JR, *Out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Himalayas to Forbidden Tibet*, New York: the Graystone press, 1950.
- Masood Butt, " Muslims of Tibet," *Tibetan Bulletin*, January-February 1914, at <http://www.tibet.com/muslim/tibetan-muslim.html>
- Minorsky, V. tran. *Hudud al-`Alan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Karachi: Indus Publications, 1980.
- Nasood Butt, "Muslims of Tibet", at <http://www.tibet.com/muslim/tibetan-muslim.htm>.
- Sharma, Triloki Nath,"The Predicament of Lhasa Muslims in Tibet," in Syed Z. Abedin ed. *Journal Institute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10-1, Jan. 1989.
- Snellgrove, David & Richardson, Hugh, *A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8.
- Tashi Tsering, "The Advice of the Tibetan Muslim "Phalu":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a Popular Buddhist / Islamic Literary Treatise," *Tibetan Review*, February 1988.
- Yusuf Naik, "Memories of My Father, Abdul Ghani,in Tibet," *The Tibet Journal*, Vol. XX No. 3, 1995, p.33.